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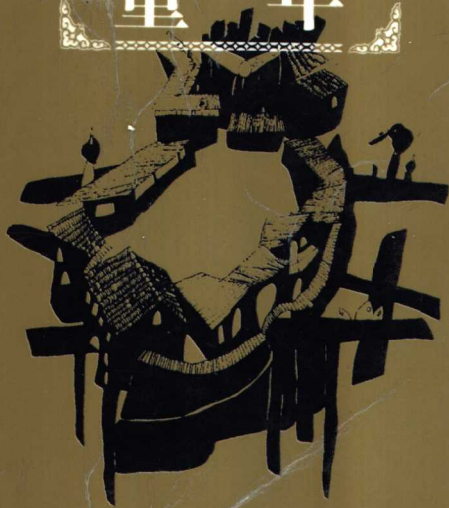
M

外国文学  
名著精品

МАКСИМ  
ТОРЬКИЙ  
ДЕТСТВО

高尔基文集

童年



МТОРЬКИЙ



# 童 年

—

房间狭小、黯淡。父亲直挺挺地躺地窗下地板上，他身着白衣服，身子显得特长。他露着光脚，脚趾怪怪地张开；那双亲切的手一动不动地放在胸前，手指弯曲着；他那常常闪着快乐光辉的眼紧闭着，象是两枚圆铜币；他那和善的面孔发黑，不雅地龇着牙，让我看了极怕。

母亲半裸着身子，下身围着红裙，长跪在父亲身旁，正用那小黑梳子梳理父亲头发，把父亲头发长且软的头发从前梳到后脑勺；母亲老是自言自语，声音粗重而且沙哑，她的灰色眼睛肿得仿佛要融化似的，大滴大滴的泪水直往下滚。

外祖母拉着我的手。她长得圆圆的，头大眼睛也大，松软的鼻子挺可笑；她穿一身黑衣裳，整个人都是柔软的，好玩极了；她也哭，哭得挺别致，仿佛挺熟练地伴随着母亲哭，浑身发抖，拉着我往父亲身边推；我躲在她背后，死撑着不愿去；我又害怕又觉得怪别扭的。

我从未见过大人哭，也不明白外祖母再三地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跟爸爸告别吧，你再也看不见他了，亲爱的孩子，他不到年纪，不到时候就死了……”

我得过一场大病。才刚下地。我病着的时候记得很清楚：父亲高高兴兴地看护我，可是后来，他忽然不见了，却换了一

个奇怪的人——外祖母来看护我。<sup>①</sup>

“你从哪儿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从上边，从尼日尼<sup>②</sup>来的，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在水上不能走，小鬼！”

这真可笑，使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在我们家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住着一个黄脸的加尔梅克<sup>③</sup>老头子，是贩卖羊皮的；沿着楼梯，可以骑着栏杆溜下去，要是摔倒了，就翻着筋头往下滚，——这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这和水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乱套了，都糊涂得令人好笑。

“为什么我是小鬼？”

“因为你多嘴，”她也笑着说。

外婆语气亲切、快活，富有磁性。自第一眼见到她，我就打心眼喜欢她。此刻，我多么希望她带我逃离这小房。

母亲使我不自在。她的泪水，她的号淘，使我既惊奇又隐隐不安。我是第一次见她这个样子。母亲素来神色严厉，少言鲜语；她总是拾缀得干净利落，平平贴贴的。她牛高马大的，她有一副筋骨坚硬的体格和两只劲头极大的手。可是现在，不知为什么，她全身都膨胀起来，弄得乱七八糟，看去令人怪不舒服的，衣服也全撕得破破烂烂的；头发本来梳得很齐整，象一顶光亮的大帽子，现在披散到赤裸的肩膀上，耷拉到脸上，编辫子的那半头发，来回摆动着，触动睡着了了的父亲的脸。我已经在屋里站了很久，可是她连一眼也不看我，她老是梳父亲

---

① 阿廖沙·彼什科夫（即高尔基）三岁时（1871年）在阿斯特拉罕患霍乱，他父亲马克西姆看护他，不幸染病身亡。

② 尼日尼是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即高尔基市）的简称；俄语“尼日尼”是“下面”的意思，所以小孩子误会他外祖母是说从下面来的。

③ 加尔梅克是俄境内一个少数民族。

的头发，不断地号啕大器，眼泪扑簌簌地直流。

穿黑衣裳的乡下人和警察从门缝里伸头看看。警察气呼呼地叫了一声：“快点收拾！”

窗户上挂着一条深色的披肩，代替了窗帘。披肩被风吹鼓涨了，恰似一张船帆。有一回，父亲带我乘小帆船游玩，忽然，响起一声霹雳。父亲笑起来，膝头紧紧夹着我，大声说：“没关系，不要怕，‘大葱头’<sup>①</sup>”

母亲忽然从地板上费劲地挺身站起，马上又坐下去，仰面倒下，头发铺散在地板上。她紧闭着两眼，刷白的面孔变青了。她象父亲那样龇着牙，声音可怕地说：“把门关上……阿列克谢，滚出去！”

外祖母推开了我，跑到门口喊道：“亲爱的人们，不要怕，不要管她，为了基督，请你们走开吧！这不是霍乱症，是生孩子，请原谅，好人们！”

我躲在箱子后黑暗的角落里，从这里看得见母亲躺在地板上扭动、哭号，牙咬得吱吱响，外婆在她身边爬来爬去，亲切地、自豪地说：“为了圣父和圣子，瓦留莎，忍住点儿！圣母保佑……”

我吓坏了。她们在父亲身旁的地板上忙成一团，碰他，唉声叹气，喊叫，可是他一动不动，仿佛还在笑呢。她们在地板上忙了很久。母亲好几次站起来又倒下去。外祖母象一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从屋子里滚出去又滚进来；后来，忽然在黑暗中有一个小孩哭了。

“荣耀归于主！”外祖母说。“是个男孩！”

---

<sup>①</sup> 父亲对阿列克谢的亲热的称呼。

说罢她点上了蜡烛。

我大概是在墙角睡着了，以后的事全记不得了。

积淀在我记忆中的第二印象，是一个雨天，荒凉的坟场的一角。我站在光滑的粘土小丘上，望着墓穴，看见装着父亲的棺材放进墓穴；穴底积满了水，还有几只青蛙在水中游动。其中有两只青蛙爬到米黄色的棺材盖上。

在坟旁边，有我，有外祖母，有浑身淋湿了的警察，还有两个手拿铁锹的脸色阴沉的乡下人。温暖的雨点象细碎的玻璃珠子，不停地洒在大家身上。

“埋吧，”警察往一旁走开，说道。

外祖母哭了，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两个乡下人躬着腰急忙往坟坑里撒土，打得水啪哧啪哧地响；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来，开始往穴壁上爬，但是土块把它们打落到坑底了。

“走吧，廖尼亚<sup>①</sup>，”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我从她手里挣脱了，我不想离开。

“你真是的，主啊，”外祖母不知是埋怨我还是埋怨主，她低着头，默默地在那里站了很久。墓穴都填平了，她还站在那里不动。

两个乡下人嘭嘭地用铁锹平地。刮起一阵大风，把雨刮跑了。外祖母搀着我的手，领我穿过许许多多发黑的十字架，向老远老远的教堂里走去。

“你怎么不哭啊？”我们走出围墙的时候，她问我。“应当哭一场！”

“我不想哭，”我说。

---

<sup>①</sup> 也是阿列克谢的爱称。

“不想哭，那就不要哭好了，”她悄悄地说。

很奇怪：我很少哭，即使哭，也是因为受了气，不是因为疼。父亲常常笑我流泪，母亲也总是吵我：

“不许哭！”

后来，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在宽宽的很崎岖的街道上走，街两旁都是深红色的房屋；我问外祖母：“那两只青蛙爬不出来吧？”

“爬不出来了，”她回答。“不要紧，有上帝保佑它们呢！”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么亲热、这么频繁地念叨着上帝。

过了几天，我、外祖母和母亲，搭上了轮船，坐在小小的船舱里；刚生下来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包着白布，外面缠着红带子，躺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和箱子堆上，从那又圆又鼓、象马眼睛的小窗户往外眺望；在潮湿的窗外，泛起泡沫的混浊的水不断地流，时常飞溅起来，舐着窗户玻璃。我就不由得跳到地上。

“不要怕，”外祖母说，她两只软绵绵的手轻轻地抱起我，又把我放到包袱上。

河面上升起浓浓的大雾，灰蒙蒙的。远方偶尔出现黑黝黝的土地，不一会又消失在浓雾和河水里。除了母亲纹丝不动外，四周一切都在颤动。她双手置于脑后，身倚舱壁，坚定地伫立着。她脸色阴沉、铁青，两眼一直未睁开，始终缄默着，仿佛成了另一个人，一个非常陌生的人。我觉着她身上的衣服也令人感到陌生起来。

外祖母不止一次低声对她说：“瓦里娅<sup>①</sup>，我说，你最好吃点东西，少吃一点，好不好？”

她沉默着，一动不动。

外婆跟我说话时和风细雨的，而跟母亲说话声音则是高八度，但总是小心翼翼，怯生生的，而且话极少。我觉得，她怕母亲。知道这点后，我越加亲切外婆。

“萨拉托夫，”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说。“那个水手呢？”

连她说的话也很奇怪，令人听不懂：萨拉托夫，水手。

进来一个宽肩膀、白头发的人，穿着一身蓝衣裳，拿来一个小匣子。外祖母接过小匣子，把小弟弟的尸体放到里面，装好后，外祖母伸直胳膊托着小匣子向门口走去，但是她太胖，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狭窄的舱门，她停在门口，可笑地不知所措。

“看你，妈妈！”母亲叫了一声，从她手里夺过棺材，于是她们俩不见了，我还留在舱里，仔细地打量那个穿蓝衣服的男人。

“怎么样，小弟弟死了吧？”他弯下身来对我说。

“你是谁啊？”

“我是水手。”

“萨拉托夫是谁啊？”

“是城市。你往窗外看，那不是！”

土地在窗外移动着；黑暗而陡峭的土地雾气腾腾的，象是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大片面包。

“外婆到哪儿去了？”

---

<sup>①</sup> 阿列克谢的母亲瓦尔瓦拉的爱称。



“埋外孙子去了。”

“把他埋到地底下吗？”

“不埋到地底下埋到哪儿？”

我讲给水手听，埋父亲的时候，活埋了两只青蛙。他抱起我，搂紧我亲了亲。

“唉，小弟弟，你还不懂事呢！”他说。“用不着可怜青蛙，不要管它们！你可怜可怜妈妈吧，你看她难过得成了什么样子！”

汽笛在我们头顶上呜呜地响了。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拉笛，所以不害怕。那个水手急忙把我放下，拔腿就往外跑，一面还说：“要快跑！”

我也想跟着跑。我走到门外。在半明半暗的夹道里一个人也没有。离门不远，楼梯上的镶铜闪着光。我往上一看，看见一些人背着背袋，提着包袱。很显然，大家都要下轮船了，那我也应当下轮船。

可是，当我和一群男子一起走到船舷踏板前面，大家都对我嚷起来：“这是谁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

“我不知道。”

有老长时候，人们挤我，扯我，摸我。最后，那个头发斑白的水手来了，抱起我，解释说：“这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从舱里跑出来的……”

他抱着我跑到舱里，把我往行李上一丢，就走了，一面指着我吓唬说：“再动我就打你了！”

头顶上的喧哗渐渐止息，轮船也不再颤抖，发出咚咚的响声。船舱的小舱似被一堵潮湿的墙给挡上了，船舱里黑乎乎的，让人憋得透不过气。包袱似乎膨胀起来，不时挤压着我。

这一切都变得令人生厌。难道就这样把我留在这艘空荡荡的船上么？

我走到门跟前。门开不开，铜门把拧不动。我拿起盛着牛奶的瓶子，使大劲儿朝铜把打过去。瓶子碎了，牛奶溅了我满腿，流进了靴筒里。

我因遭到失败而感到懊丧，便躺到包袱上，悄悄地哭起来，哭着哭着，噙着泪水就睡着了。

我醒来时，轮船又颤动着噗噗地响了。船舱的窗户明晃晃的，象一个太阳。外祖母坐在我身旁梳头，皱着眉头，老是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她的头发多得出奇，密密地盖着两肩、胸脯、两膝，一直垂到地上，乌黑乌黑的，泛着蓝光。她用一只手从地上把头发兜起来提着，挺费劲地把稀疏的木梳齿儿梳进厚厚的发络里；她的嘴唇歪扭着，黑眼珠儿闪耀着气愤的光芒，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可笑。

她今天样子很凶，但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这样长的时候，她还是用昨天那样温暖而柔和的腔调说：

“看来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上帝说：给你梳这些该死的头发去吧！年轻的时候，我夸耀过这一把马鬃，到老来，我可诅咒它了。你睡吧！还早着呢，——太阳睡了一夜刚起来……”

“我不想睡！”

“不想睡就不睡好了，”她马上表示同意，一面编辫子，一面往沙发那边瞧，母亲就在沙发上躺着，脸朝上，身子直得象一根弦。”你昨天怎么把牛奶瓶子打破了？你小点声说！”

外婆讲起来像唱歌似的，字字悦耳。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象一朵盛开的鲜花，温馨、鲜妍、清新，很容易牢牢地存在我的

记忆中。她微笑时，那一对像黑樱桃似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闪烁着难以言传的快乐的光芒。在笑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露出洁白坚固的牙齿。尽管她那黑黑的面颊上布满了皱纹，不过她的脸整个看来还显得年轻，容光焕发。但这面孔却被松软的鼻子、胀大了的鼻孔和红鼻尖儿给弄坏了。她从一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里嗅烟草。她的衣服全是黑的，但通过她的眼睛。从她内心却射出一种永不熄灭的、快乐的、温暖的光芒。她腰弯得几乎成为驼背，肥肥胖胖，可是举动却象一只大猫似的轻快而敏捷，并且柔软得也象这个可爱的动物。

在她没来以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她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用一根不断的线把我周围的一切连结起来，织成五光十色的花边，她马上成为我终生的朋友，成为最知心的人，成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的。

四十年前，轮船走得很慢；我们坐了好多天的船才到尼日尼，我清楚地记得最初的几天是多么美。

天气变好了，我和外祖母从早到晚都呆在甲板上，头上是明净的天空，伏尔加两岸被秋天镀上一层金，又缝上了绸缎。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轮桨徐徐地、懒懒地拍打着瓦蓝色的水，发出隆隆的声音，船尾用一条长长的牵引索拖着一只驳船。驳船是灰色的，样子象一只土鳖。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静悄悄地浮动着；周围的景致时时刻刻变换着，时时刻刻都是新的。翠绿的山好似大地的富丽衣服的华美褶儿。沿岸有城市和乡村，远远看去宛如一块块的甜点心。水面上漂着金黄色的秋

叶。

“你瞧，多么好啊！”外祖母不断地这样说，一会儿跑到船这边，一会儿跑到船那边，她容光焕发，高兴得睁大了眼睛。

她常因欣赏岸上景色，看得着迷，而把我忘了。她站在甲板上，两手抱胸，微笑不语，眼里噙满泪水。这时，我拉了拉她那印花布黑裙子。

“啊？”她抖擞了一下。“我仿佛在打瞌睡，做了一个梦似的。”

“你哭什么？”

“亲爱的，我哭是因为快乐，因为年老，”她微笑着说。“我已经老了，你知道吧，我的岁月过了六十整了。”

她闻了闻鼻烟，开始给我讲一些珍奇的故事：讲慈善的强盗，讲圣人，讲各种怪兽和妖魔。

她讲童话故事的时候，声音很低，很神秘，她俯下身子凑近我的脸，睁大了眼珠儿注意地看着我的眼睛，就仿佛往我心里灌输一种使我振奋的力量。她说话象唱歌似的，越说越流畅。听她说话使人有说不出的愉快。我每次听完以后，总是要求：“再讲一个！”

“好，再讲一个：有一个老家神坐在灶炉底下，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掌儿，他摇来晃去的，哼哼吱吱地叫：‘哎哟，小老鼠，疼啊，哎哟，小老鼠，我受不了啊！’”

外祖母抬起一只脚，两手握着它，悬空摆来摆去，可笑地装出一副苦脸，仿佛她自己感觉疼痛似的。

水手们（一群长胡子的和藹的男人）站成一圈儿，他们一面听，一面笑，夸奖外祖母，也要求说：

“老太太，再讲一个吧！”

然后他们都说：“走，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酒，请我吃西瓜和香瓜。这都是偷偷地做的，因为船上有一人禁止吃瓜果，他会把瓜果夺走扔到河里的。他穿得很象警察，制服上钉有铜扣子，整天价醉醺醺的，人们都躲开他。

母亲很少上甲板，即使来了，也冷冷地远离我们。她仍然默默不语。她高高的身躯挺得笔直，面孔发黑，铁冷，浅色的发辫盘在头上，宛若沉重的王冠。她全身结实有力。我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有一层雾或者透亮的云包围着她，她那对跟外祖母一样大的灰色的眼睛，从这云雾里远远地冷漠地眺望着。

有一次她严厉地说：“人家笑您呢，妈妈！”

“管他们呢！”外祖母满不在乎地回答。“让他们笑去吧，让他们笑个痛快！”

我记得，外祖母一看见尼日尼，就高兴得象小孩子似的。她拉着我的手，推着我走到船舷旁边，大声地说：“你瞧，你瞧，多么好看！那就是尼日尼，我的天啊！瞧它，简直象神仙住的地方！你再瞧那教堂，活象在空中飞翔似的！”

她几乎哭了出来，央求我母亲说：“瓦留莎，你倒是看一看啊，嗯？大约你把这些地方都忘了吧？高兴高兴吧！”

母亲阴沉地笑了笑。

轮船停在美丽的城对面河心当中，河上挤满了船只，几百根尖尖的桅杆耸立着。一只满载着人的大船向轮船靠拢来，钩杆抓住放下来的梯子，人们一个个地从那只大船上走上甲板。有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在最前头飞快走着，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衣服，胡子是赤金色的，有着一个鸟嘴鼻子和一对绿莹莹的小眼睛。

“爸爸！”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喊叫了一声，就扑到他的怀里，他抱着她的头，急忙用那通红的小手抚摸着她的两腮，声音尖厉地喊道：“怎么啦？傻孩子。噢哟！原来是这么着……嗨，你们这些人啊……”

外祖母象陀螺似的乱转，转眼工夫就把所有的人都拥抱过，亲吻过；她推着我走到人们面前，急忙地说着：“快点快点！这是米哈伊洛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纳塔利娅舅妈，这是两个表哥，都叫萨沙，卡捷琳娜表姐，这都是我们一家子，你看有多少！”

外祖父问她：“你身体好吗？老妈妈。”

他们对吻了三下。

外祖父把我从挤在一起的人堆里拉出来，按着我的头问道：

“你是什么人啊？”

“我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说什么？”外祖父问我母亲，没等回答，就推开我说道：

“颧骨跟父亲的一样，……下船吧！”

下了船，我们一群人沿着斜坡往上走，坡上铺着大鹅卵石，两旁高高的陡坡长满了枯黄的践踏了的野草。

外祖父和我母亲走在大家的前头。他的个儿只到她的肩膀，他走起路来步子细而快，她却宛如在空中飘浮着，从上往下望着他。两个舅舅默默地在后面跟着：米哈伊尔<sup>①</sup>舅舅的黑头发梳得光光的，象外祖父一样干瘦；雅科夫舅舅的头发是

---

① 米哈伊尔即米哈伊洛。

浅色的，曲卷着；还有几个穿着鲜亮衣服的胖女人和六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比我大，都是安安静静的。我和外祖母、小个子舅母纳塔利娅一块儿走着。她面色苍白，蓝眼睛，挺大的肚子，常常停下来，气喘喘地低声说：“噢，我走不动了！”

“他们干吗要惊动你？”外祖母气忿忿地说。“一家子蠢货！”

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我都不喜欢，我觉得自己在他们中间是陌生人，甚至连外祖母也有点失去原先的光彩，显得疏远了似的。

特别使我不喜欢的是外祖父；我在他身上立刻闻到敌意，他引起我对他的特别注意和一种畏惧的好奇心。

我们上了坡。坡顶上靠右边斜坡开始有大街的地方，坐落一所低矮的平房，涂着脏污的粉红油漆，房盖低低地压下来，窗户是往外鼓的。从外面看，我觉得很大，可是里面，分成一间间的半明半暗的小房间，很拥挤；象是靠码头的轮船里似的，到处都是怒气冲冲的人忙来忙去，小孩子象一群偷食的麻雀乱窜乱跳，到处闻到一种刺鼻的从未闻过的气味。

我来到院子里。这院子令人生厌。这里挂满了大幅湿布，到处放着大木桶，桶里盈着各色的水，水很浓，水里泡着破布。在院子的一角，有一间低矮的快倒的耳房，耳房里生着炉子，炉膛里的木柴烧得挺旺，象是在煮什么东西，发出唧唧的响声。一个看不见的人高声说着奇怪的话：

“紫檀——品红——硫酸盐。”

一种浓厚的、色彩斑驳的、离奇得难以形容的生活，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奔流了。在我的记忆中，那段生活，仿佛是由一个善良而且极端诚实的天才美妙地讲出来的一个悲惨的童话。现在我把过去回想一下，有时连我自己也难以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有很多事情我很想辩驳，否认，因为在那“一家子蠢货”的黑暗生活中，残酷的事情太多了。

但怜悯是不能代替真理的。我不是在叙述我自己，而是描述那真实得令人透不过气的、骇人听闻的小天地。在这个小天地里，太凡俄罗斯人曾生活过，并还继续在这生活着。

在外祖父家里，人与人之间浓密的仇雾四处弥漫，大人中了仇毒，小孩也感染得不轻。后来从外祖母嘴里我才知道，母亲来到的时候，她的两个弟弟正在坚决地要求父亲分家。母亲突然回来，使他们的分家愿望更强烈，更尖锐了。他们害怕我的母亲讨回那份本来给她预备、但是因为她违背外祖父的意志“自己作主”结婚而被外祖父扣留了的嫁妆。舅舅们认为嫁妆应当分给他们。此外还为了谁在城里开设染坊、谁到奥卡河对岸库纳维诺村去，彼此早就无情地争吵不休了。

我们来了不久，在厨房里吃饭的时候，就爆发了一场争吵：两个舅舅忽的一声站起来，把身子探过桌子，冲着外祖父大叫大吼，象狗似的冤屈地龇着牙，哆嗦着。外祖父用羹匙敲着桌子，满脸通红，叫声象公鸡打鸣一样地响：“叫你们全给



我讨饭去！”

外祖母痛苦得面孔都变了样儿，说：“全都分给他们吧，你也好落得耳根清静，分吧！”

“住嘴，都是你惯的！”外祖父叫喊着，两眼直放光。真怪，别看他个子小，叫起来却震耳朵。

母亲从桌子旁站起来，慢慢地走到窗口，背转身去不看大家。

米哈伊尔舅舅扬起手给他弟弟的脸打了一下；弟弟边吼边揪住了他，两人在地板上撕打开了，传来一阵阵喘息、呻吟和咒骂之声。

孩子们都哭了；怀孕的纳塔利娅舅母拚命地喊叫；我的母亲抱着她拖走了；快乐的麻脸保姆叶夫根尼娅把孩子们撵出了厨房；椅子都弄倒了；年轻的宽肩膀的学徒“小茨冈”<sup>①</sup>骑在米哈伊尔舅舅背上，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师傅，这个秃顶、大胡子、戴黑眼镜的人，却平心静气地用手巾捆着舅舅的手。

舅舅伸长了脖子，稀疏的黑胡子磨擦着地板，呼呼地喘得可怕；外祖父绕着桌子乱跑，悲哀地嚎叫：“亲兄弟！亲骨肉！嗨，你们这些人啊……”

刚开始吵架，我就吓得跳到炕炉上，我怀着恐惧的惊奇看外祖母用铜盆里的水给雅科夫舅舅洗打破了的脸流出的血；他一面哭一面跺脚，外祖母声音沉痛地说：“该死的，这帮野种，清醒清醒吧！”

外祖父把撕破的衬衫拉到肩膀上，对她喊叫：“老妖婆，看你生的这群野兽！”

---

① “小茨冈”是学徒伊凡的外号。